

为人民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

——五名电影工作者讲述奋斗故事

用镜头记录时代反映时代,以视效技术推动行业发展,把中国故事讲到国际舞台……他们,奋战在电影行业一线,为推动电影高质量发展和电影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日在京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五名电影行业从业者代表围绕“推动电影高质量发展 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主题进行交流分享。

作为一名青年导演,申奥专注用镜头讲述故事。近几年来,他深入挖掘社会题材,注重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先后推出了电影《孤注一掷》、网剧《新生》等多部热映热播的作品。

在申奥看来,电影是传播主流价值观、彰显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2023年上映的《孤注一掷》将镜头聚焦电信网络诈骗这一社会现象,提升观众防范意识,引发广泛社会关注。”

眼下,由他编剧、执导的电影《南京照相馆》正在热映。该片取材于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真实罪证影像,点燃了暑期档观影热情。“希望这部影片让

更多观众在光影中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他说。

提供精神养分是电影工作者的职责。追光动画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制片人、动画师宋依依对此深表认同:“我们一直坚持‘中国团队为中国观众讲述中国故事’的创作初衷。”

宋依依认为,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动画电影,要有打动人心的故事,要有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人物角色。

“比如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和高适,虽然是盛唐诗人,但他们少年时的壮志凌云、壮年时的豪迈乐观、晚年时的豁达开朗,以及跨越几十年的真挚情感,都能不同程度打动各个年龄层的观众。”

“我们将秉承匠人精神,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萃取题材,书写更动人的中国故事。”投入到新作品创作中的宋依依透露,追光动画的新作品将陆续和观众见面。

近年来,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出品了电视剧《繁花》、动画剧集《中国奇谭》、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等作品,取

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1993年,我作为志愿者参加了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毕业后,我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之后曾长期从事文化影视运营管理与国际交流,参与组织协调了连续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影集团董事长王隽讲述了自己和电影的故事。

“要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王隽说,“我们正加大影视作品‘出海’力度,拓展海外市场、渠道和资源,让更多优秀作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让中国电影拥有更震撼的视觉画面,是墨境天合无锡数字图像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视效总监魏明努力的方向。

2007年,魏明带领团队从广告视效领域创业;2012年起为电影制作视效,近年来陆续参与完成《流浪地球2》《解密》等电影的视效制作……魏明见证了中国视效行业从蹒跚学步到逐步成熟的过程。

“我们要通过技术升级,强化大银幕的声画优势,为观众创造沉浸式体验。”陈开放说,影城将“多条腿走路”,做好“电影+文旅”“电影+美食”“电影+体育”等票根经济,促进电影与多个产业融合发展。

经过多年努力,我们也获得了更多的视效主控权,可以为观众营造更好的感官体验。”魏明说。

基层电影院是重要的文化阵地,承载着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今年春节期间,贵阳越界影城凭借巨幕画幅的观影效果,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影迷“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

“我和大多数普通的创业者一样,从基层做起,从创业初期投资一家小影院,一步一步做到如今经营全国票房排名前列的影城。”贵阳越界影城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开放十分感慨。

面对春节期间的“大流量”,影城主动服务观众:开通影城到机场、火车站的专线,在影城打造XR影厅和非遗美食城,与周边景区、住宿、餐饮联动提供优惠,让各地影迷在影城内外都感受到贵阳的烟火气。

“我们要通过技术升级,强化大银幕的声画优势,为观众创造沉浸式体验。”陈开放说,影城将“多条腿走路”,做好“电影+文旅”“电影+美食”“电影+体育”等票根经济,促进电影与多个产业融合发展。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奇迹归来!

中国选手龚莉空手道摘金



新华社成都8月9日电 9日,在成都世运会空手道女子组61公斤级决赛中,中国名将龚莉以5:1击败日本选手岛田佐良,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

决赛开场,龚莉便以一记近身挂踢率先斩获3分,随后在腿法与拳法的连续进攻中再添优势,气势如虹。岛田虽顽强扳回1分,但未能撼动这位状态正佳的福建姑娘。比赛倒计时结束,比分定格在5:1。龚莉深情亲吻道旗上的国旗,热泪盈眶。

“我就是奇迹!”她赛后直言,“今天状态很好,而且一般只要我先取得比分优势,对手很难翻盘。只要在这个级别出战,我就是最强的。”这句霸气的赛后发言,让人看到清秀外表下的坚毅与倔强。

龚莉口中的“奇迹”,是这场胜利背后难以想象的八个多月伤病恢复期。去年亚锦赛团体赛中,龚莉不幸前交叉韧带断裂、半月板撕裂、内侧副韧带二度撕裂,先后接受多次手术,直到去年12月才开始恢复训练。本次世运会,正是她伤愈归来的首场大赛。

作为东京奥运会季军、布达佩斯世锦赛和杭州亚运会冠军,龚莉在去年9月亚锦赛个人赛中再夺金牌,距离完成职业生涯的“拼图”只差一块——世界运动会。

然而,意外的伤病一度让这一目标悬而未决。“恢复时期,技术能力和身体能力都很差,反应也慢,心理也接近崩溃边缘,因为我不知道还能不能重回巅峰状态。”龚莉回忆道。如今,她已恢复到八九成。

“我算是少见康复得比较好的例子,

很多人在这种伤病下都难以继续职业生涯。对我而言,伤病不是前行的阻碍,它更像是一次又一次荣誉的见证。”龚莉说。

在当日其他项目中,女子组手68公斤级金牌由瑞士选手奎里奇摘得,德国选手约翰娜·克内尔则在女子组手68公斤以上

级中力压群芳夺冠。男子组手75公斤级金牌被法国选手恩佐·贝尔东收入囊中,约旦的穆罕默德·法伊克·贾法里凭借出色表现摘得男子组手84公斤级金牌。男子组手84公斤以上级别的冠军则由乌克兰选手塔利博夫获得。

在梦想与敬畏之间

——详解“极限运动之王”翼装飞行

这是人类最像鸟类飞行的运动项目——

飞行者身着翼装,从千米高空中一跃而下,以约200公里时速在天空翱翔,最终借助降落伞着陆……

8月5日,一名中国公民在意大利北部多洛米蒂山区开展翼装飞行运动时不幸身亡,将翼装飞行这项被称为“极限运动之王”的运动再次带入公众视野,引发关注和思考。

哀痛惋惜之余,人们希望进一步了解这项运动。飞翔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但敬畏生命同样也是人类的基本准则,在梦想与敬畏之间,我们该如何认知、如何更好地把握这项几乎不容有错的运动?

像鸟一样在天际翱翔

翼装飞行又叫“近距离天际滑翔运动”,要求飞行者身着翼装,从飞机、悬崖、大桥、高楼等地起跳,随后几乎紧贴地面建筑物或山岳等自然景观,通过调整身体姿态来控制无动力飞行。由于飞行场景复杂、高度低、速度快、航程短,飞行员往往需要在毫秒间做出决策和调整姿态,极具挑战性和冒险性。

翼装飞行分为高空翼装飞行和低空翼装飞行,二者起跳高度和打开降落伞的高度不一。因为留给低空翼装飞行员调整姿势和开伞的时间更为紧迫,所以其难度高于高空翼装飞行。

14年前,翼装飞行运动在中国首次亮相——2011年,美国翼装飞行运动员杰布·科里斯来到中国,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成功飞行穿越天门洞。

2012年起,世界翼装飞行联盟开始在天门山举办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至今已举办十届。该赛事属低空翼装飞行,凭借特殊的地形地貌和复杂的飞行线路,吸引众多海内外飞行好手来天门山挑战。也

正是翼装飞行世锦赛的举办,让更多人领略到这一“极限运动之王”的刺激与魅力。

然而,当飞行者化身飞鸟获得极致体验时,也被视为与死神共舞的冒险——2011年,32岁的加拿大“飞侠”迈克尔·昂加尔在美国加州发生事故遇难;2013年,41岁的马克·萨顿在阿尔卑斯山脉瑞士和法国交界处身着翼装跃下直升机遇难;

2020年,一名女性翼装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偏离计划路线失联,在天门山遇难……

这些意外,给这项运动蒙上阴影。有人会问,翼装飞行难道是“作死”吗?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翼装飞行绝非仅靠勇气就能驾驭的运动,看似狂野不羁的飞行背后,实则蕴藏着精密、专业、严谨和敬畏。

张树鹏说,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正式比赛,每一次翼装飞行都应是一项高度精细化的工程。如今,张树鹏仍保持高频次的训练强度,尤其是为备战今年世锦赛,他近期几乎每周都会前往张家界训练。

“大家看到的往往是我独自飞行,但其实我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保障团队,他们会为我飞行的各个环节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张树鹏说,如今的翼装飞行,不是一项冒险、冲动和随意的运动。

多年来,翼装飞行装备迭代、技术提升,“翼飞者”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也不断深化,二者相辅相成,翼装飞行运动不断发展和进步。

张树鹏举例说,如今的翼装在滑翔比、操控性、滞空时间等方面性能已较初期提升很多,为飞行者保障安全、提升成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翼装飞行有风险,是因为飞行环境中如气流、风等不可控因素太多,且飞行线路中没有指示标志,高度依赖飞行者的迅速反应甚至肌肉记忆。

近年来,跳伞、滑翔伞、翼装飞行等航空体育运动“出圈”,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突破自我的行列。

与此同时,海内外社交平台上,翼装飞行者第一视角穿山越岭的画面,或是旁观者记录的俯冲瞬间,总能凭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收获流量,翼装飞行知名度不断提升。

经验才能学习低空跳伞,再积累100次低空跳伞经验后才能学习低空翼装飞行。

记者了解到,以翼装飞行世锦赛为例,世界翼装飞行联盟对参赛选手的筛选十分严苛。能到天门山参赛的飞行员都需要经过层层选拔,不仅要积累至少500次的低空翼装飞行次数,还需通过主办方对其在技巧、安全意识方面的审核。

张树鹏说,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正式比赛,每一次翼装飞行都应是一项高度精细化的工程。如今,张树鹏仍保持高频次的训练强度,尤其是为备战今年世锦赛,他近期几乎每周都会前往张家界训练。

“大家看到的往往是我独自飞行,但其实我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保障团队,他们会为我飞行的各个环节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张树鹏说,如今的翼装飞行,不是一项冒险、冲动和随意的运动。

多年来,翼装飞行装备迭代、技术提升,“翼飞者”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也不断深化,二者相辅相成,翼装飞行运动不断发展和进步。

张树鹏举例说,如今的翼装在滑翔比、操控性、滞空时间等方面性能已较初期提升很多,为飞行者保障安全、提升成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翼装飞行有风险,是因为飞行环境中如气流、风等不可控因素太多,且飞行线路中没有指示标志,高度依赖飞行者的迅速反应甚至肌肉记忆。

近年来,跳伞、滑翔伞、翼装飞行等航空体育运动“出圈”,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突破自我的行列。

与此同时,海内外社交平台上,翼装飞行者第一视角穿山越岭的画面,或是旁观者记录的俯冲瞬间,总能凭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收获流量,翼装飞行知名度不断提升。

张树鹏说,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正式比赛,每一次翼装飞行都应是一项高度精细化的工程。如今,张树鹏仍保持高频次的训练强度,尤其是为备战今年世锦赛,他近期几乎每周都会前往张家界训练。

张树鹏举例说,如今的翼装在滑翔比、操控性、滞空时间等方面性能已较初期提升很多,为飞行者保障安全、提升成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翼装飞行有风险,是因为飞行环境中如气流、风等不可控因素太多,且飞行线路中没有指示标志,高度依赖飞行者的迅速反应甚至肌肉记忆。

近年来,跳伞、滑翔伞、翼装飞行等航空体育运动“出圈”,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突破自我的行列。

与此同时,海内外社交平台上,翼装飞行者第一视角穿山越岭的画面,或是旁观者记录的俯冲瞬间,总能凭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收获流量,翼装飞行知名度不断提升。

张树鹏举例说,如今的翼装在滑翔比、操控性、滞空时间等方面性能已较初期提升很多,为飞行者保障安全、提升成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